

青年性教育指導

兩性問題

詹文滸著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再版

兩性問題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七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編著者 詹文滸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序言

試翻開任何一張報紙，看它裏面的廣告，有幾分之幾，是關於性的事情，或性的疾病的，你一注意到這個事實，你就覺得青年人的性問題，是如何嚴重的一個問題了。

我不是研究性問題的人，但因對於青年人的問題，特別感覺興趣，而青年人的問題中，性的問題，又佔着重要地位，所以很自然地，從一般的青年問題，逐漸注意到青年的兩性問題上面去了。對於這個問題，因為自己的年齡已到三十，而且已經結了婚，已有了孩子，所以自問對於性的問題，也頗有點經驗。又因為平日注意這個問題，自不免稍去翻閱關於這一類問題的書，其中有幾本書所講的，確對我有新的指示，所以我就把它們記了下來，又加上自己所已有的一點小小見解，寫成了這本薄薄的冊子。自信在這書內，不曾說過一句背良心的話，這樣，我就算對得住自己，也就算對得住讀者了。我特別提出這點，因為我感覺中國的出版界，實在太對不起讀者了，尤其談這一類問題的書，出版家的天良，實在太昧盡了。

我談兩性問題，不僅談到兩性結婚後為止。從戀愛到結婚，在人生的整個生活上，真是短短的一段，

結婚後的生活，才是長期的生活。可是一般談性問題的人，都把這後面的一長段，疏忽過去了。因而外人譏笑我們，說中國的夫妻中間，沒有戀愛可談，中國的真正戀愛，却隱藏在娼妓家中，這是多值得我們反省的一句諷刺話！我在這本小冊子內，除一般所說的 *Make love* 之外，又談到家庭中老年夫婦如何 *Make love* 的問題，關於這個部份，我倒希望已結過婚的人，能格外注意些。

我從前繙譯過一本美人艾迪所著的性與青年的書，受他的影響頗深，本書立論，仍有受他影響的地方。還有關於「風流病」的問題，我的材料，多從開明出版方可先生所譯的性的知識一書中得來，我應在這裏向方可先生致謝。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識。

目次

第一章	我們爲什麼怕羞·····	五
第二章	我們爲什麼要戀愛·····	五
第三章	戀愛之生理的和心理的基礎·····	一四
第四章	變態的性行爲·····	二〇
第五章	自淫論·····	二七
第六章	同性愛的問題·····	四四
第七章	關於風流病(上)——花柳病的預防·····	五二
第八章	關於風流病(下)——各種花柳病的徵候·····	五九

第九章	關於戀愛的幾點意見·····	六九
第十章	擇偶的標準·····	七六
第十一章	結婚的幸福·····	八九
第十二章	健全的性教育·····	一〇九

第一章 我們爲什麼怕羞

孩子對母親說：『媽媽，我肚子餓了，我要吃飯。』母親回答說：『好！』

孩子對父親說：『爸爸，怎麼一到春天，我就覺得怪難受地，有些異樣，我想討老婆了。』父親回答說：『混蛋！』

爲什麼同樣自然的問題，孩子們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呢？弄到後來，我們非獨不敢問同樣的問題，甚至一聽到同樣的問題，就感覺滿面羞澀呢？

在人類歷史中，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從野蠻時代以後起，直到現在，關於一切屬於性的事項，父母所持的政策，總是緘默的和神祕的政策。每一件和性有關係的事情，都認爲是『卑劣的』，所以愈少說愈好，愈少知道愈妙，青年們尤其應該如此。這種政策，在近二十年以來，許多聰明的父母們，已漸漸感覺不行，需要加以改變了。須知這種改變，並不能提高道德，也不能保持『天真』，反之，卻是許多禍患的根源，

尤其在心理上，足以造成各種的病症和痛苦。

我們現在所欲研究的問題，這種關於性的 taboo（禁例），是怎樣淵源的？

社會心理學家對於這問題的解答，沒有一致的主張，有的相信它的淵源來自宗教，有的相信它的淵源來自道德，又有的倡導其他的理論，而我們卻想用經濟的因素來解答這問題。我們很可找出許多實例，都因為經濟的壓迫，把從前認為『好』的行為，後來卻硬認為『壞』的。經濟的慾望，不時投射不祥的陰影，籠罩在人類各種常態的慾望上。

我們姑從親子關係的範圍內，尋求這原則的實例。父母需要孩子們，把他們的衣服，保持清潔；又需要孩子們，只在開飯的時候，才吃東西；又需要孩子們，絕對的服從，絕對的安靜，並絕對的尊敬長者。因此，每個孩子，都知道弄髒了衣服是壞的，隨時要吃食是壞的，喧嘩是壞的，違抗和爭辯是『壞』的，這樣，在一般的家庭中，父母都用家庭統治者的資格，根據自己的慾望，決定什麼是『好』的行為，什麼是『壞』的行為。

現在回到我們所要討論的本題來。在原始時代，人類倚賴父母的時期，沒有像現在所流行的那麼長。我們倘把野蠻青年的職業預備，以及他們的終身事業，和二十世紀的文明少年，作一比較，我們就可

在這中間，發現極大的區別。野蠻時代的少年，當其性慾衝動變成強旺和特殊化時，已預備好自謀生活的本領。原始時代的女孩子，當她自己感覺到情愛開始的時候，已能用彎曲的棍子掘起草根，熟製動物的皮，並背負一個兒童。他們很可在十四或十五歲的時候，男婚女嫁，毫無牽累，並且生出了兒童，也能夠負起經濟的責任，不必倚賴社會的統治者，家庭的父母和長者，擔負責任，因而這班統治者，就不必抑制族中年青人的婚配，亦唯如此，所以當時性的活動，並不是『壞』的，亦不必有宗教，政治，風俗之類，加以制裁。

可是現在和不久以前的青年們，他們的經濟能力，和原始時代的男女青年，大不相同，他們在十四歲或十五歲的時候，決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供養一個家庭。自從我們出了野蠻時代後，男女兒童，在他們的初期十數歲時，已有許多時代，不被人們認為擔負經濟全責的家庭建立人了。

但是，不幸得很，我們的性慾本能，沒有什麼改變，牠那發育的速率和時期，也和從前一樣，沒有變更。我們的原始性質，經過了許多發明和發現的各時代，依然保持原來的面目。諸如靴鞋，帽子，茶壺，桌椅，冰箱，火爐，房屋，都先後發明了，現在更發明了留聲機，汽車，無線電等新奇東西。這些發明和發現的結果，致使初期所發明的東西，例如鞋，帽，房屋之類，都已變成絕對的經濟必需品；一個家庭，在現代的城市中，倘

不能將鞋，帽，房屋和其他至少五六百件需錢購買的大小東西，供給其各分子，就不能認為完全的家庭。隔不數時，新近發明的東西，例如汽車，疾病的預防注射，醫藥的治療，留聲機，無線電話的設備，也將很快地變為必需品，而且有許多，確已變為必需品了。每一件東西，每一種事務，都需要錢。生活的標準，一天一天地上升，男女兒童能夠有力應付這種標準的年齡，也越來越長。生物學家不能隨着生活程度的提高，把男女兒童的青春發動期和可婚期，加以延遲。他們在身體的發展方面，已能生育子女，但在經濟方面，不能供給子女，既不能自己供給子女，就需仰賴父母，供給孫子女，因而做父母的大受其累了。

做父母的，自然不願子女早育子女，增加一己的負擔，無已，只得抑制少年人的性慾動機（如果能的話），直到他能擔負因性慾活動而惹起的經濟責任。父母或年長者，既需要年青的人，抑制其性慾衝動，於是性慾衝動，自然而然地，變成『壞』的和可羞的事了；有敢違反年長者的意志，擅自抗衡經濟情形所規定的風俗的子女，變『壞』的和『有損門面』的子女了。

在性的『羞澀』的心理中，自然還有他種壓力和動機，蘊藏在內，蓋無可疑，僅以一種事實，作為解釋，自然易於太把這樣一個問題簡單化了。然而經濟的動機，在這種『羞澀』心理的造成中，具有重要地位，乃是極可能的事。

第二章 我們爲什麼要戀愛

爲何男子渴慕女子？爲何年青的人，看見一束曲線，現在眼前，或其手臂接觸女子的纖指，即要侷促不安，莫知所措呢？是否因爲女子的美麗呢？但正如她的美麗，可以創造她的愛情，她的愛情，豈不亦可創造她的美麗嗎？他的戀愛，並不一定爲了她的美麗，然則爲了什麼呢？諸如這些問題，在戀愛的當場人，從未加以注意，我們希望在可能的範圍內，把 Ellis Freud 和 Stanley Hall 這一班人的理論，匯歸一處，藉以闡明戀愛的究竟意義。

我們先用生物學的觀點，來研究我們爲什麼要戀愛的那個問題。

細胞分裂是
生殖的淵源

細胞的體積，其生長率，較諸細胞表面的生長率更來得快，歷時既久，體積突然增長，不能與細胞的體積相適應了，於是就發生細胞分裂的事。例如黴菌 (Bacteria)，就根據這分裂與再分裂的歷程，繁殖種類。變形蟲 (Amoeba) 的生命，亦可分裂爲二：先由細胞核對分爲二，其次，整個的動物，隨與俱分，終於造成二個新變形蟲。這是生殖的起源，但沒有性的區別，存於其間，自

然說不到戀愛了！

有時候，單細胞動物的分裂體，例如在團藻屬（Volvox）的場合內，並不分離，卻形成「殖民地」，發生驚奇的分工作用。外表的細胞，司營養之事，唯獨內部的細胞，處理生殖之事。因此，該殖民地一變而為社會的有機體，諸多部分，相互倚恃，又相互合作。在生物的演進中，這是第一次，生命已把「生殖質的隔離」的事例，指示給我們看了。

一個新現象——原
形質的交互注射

可是單倚靠細胞的分裂，決不足夠。一個單細胞動物，屢經分裂，經歷相當世代，它的能力，已告乏竭，不能造成新的有機體；根據這個缺陷，又產生另一新的現象，兩個疲乏了的同族細胞，互相結合，各從一己的細胞核中，流出原形質，注入對方的細胞核中，經此交注之後，再分裂開來，能力格外增大。單細胞動物的生殖如此，我們人類，與人類團體的狀況，都莫不如此。男女結合，雙方俱覺強壯；種族混合，新的文化，可從而產生。

性的區別
的開始

這種簡單的結合，固屬有趣，但與「戀愛之花」所從而產生的兩個體的結合，究屬不同，所以我們的問題，變為：在低等的有機體中，能否發現這種更高一層的現象呢？我們試研究 *Pandorina*，——一種由十六個細胞組合而成的單細胞動物殖民地，其中每個細胞，並不一

分而爲二，卻分成許多細小的單塊或『孢子』。此種孢子看上去，十分相像，並無區別，但必須兩個細小的孢子相互結合，而後產生新有機物。我們試再研究另一種單細胞動物的殖民地，例如 *Eudorina* 的殖民地，於是我們所探求的，就獲得着落了。在那裏，每個細胞，分裂而爲諸多不相似的孢子，有的大而幽靜，有的小而活潑，必須小的孢子和大的孢子相併合，而後新的有機物，方始發生。即在 *Eudorina* 的動物中，我們第一次發見性的區別了。

在比較複雜的有機體中，身體的某一部分，專產生孢子，例如植物的雌雄蕊；這兩種孢子，在相互間，各不相同，後來遞次演變，遂形成『卵珠』與『精蟲』的區別。可是這種各不相同的雌雄孢子，在若干種屬內，卻由同一的母體產生，並生在同一的個體上。例如蚯蚓，在一個時季內，於某一軀節，產生卵珠，在另一時季內，又於另一軀節，產生精液。

雌雄分體

雌雄分體最簡單的事例，我們可於名叫 *Syngame* 的鳥類的寄生生物中見之。我們在這裏所發見的，一方面，是較大的有機體，後來產生卵珠，變成雌體；一方面，是較小的有機體，永遠附在雌體的旁邊。這種產生精液的雄體與雌體相較，猶如大寄生生物中的小寄生生物，又如有機體中的一個機官。誰能預料得到，原來他是將來的女子的丈夫哩？

就一般而言，在低等動物中，雄體的勢力，總不及雌體，甚者且於實施受胎作用之際，雌體竟把雄體充作食物。例如有一種名叫 *Epirus* 的蜘蛛，它們的雄體，爲求安穩起見，不與雌體同居，直到性慾衝動，內部感覺不安之時，方如膽小的 Dante 親近 Beatrice，戰戰兢兢地，伏居雌體的蛛網的外端，並於彼處，自引一線，作爲逃避的引線，等到一切都準備好以後，方始縮手縮腳地，去親近雌體。此時，爲雌體者，常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口吞食雄體，使可憐的雄體，始終嘗不着戀愛的滋味。假如機會碰巧，雌體的性能，也正在衝動，她就施展溫和手術，勾引雄體。他們經過若干時期的追逐後，雌體終於讓雄體追上了。他們互相撫拍，互相摩弄，表示各自的願意。可是隔不數時，交媾的過程，尙未完畢，雌體卻又掉轉頭來，把雄體吞食，抱持英國清教徒式的戀愛觀了。有時，她的吞食工作，直到興盡之時，方才開始，於是靈敏的雄體，得循事先預備好的出路，退出蛛網，明哲保身。暫時間，他已變成一位哲學家，鎮靜淡泊，不慕紅塵，直到第二次性能再發作時爲止。此種現象，非獨於蜘蛛中可以見之，據 Fabre 告訴我們，雌螳螂對於配偶的態度，更爲殘酷，即其胃口，亦更爲宏大，其他的昆蟲，一俟交媾受胎，即拒絕對偶，唯獨雌體的螳螂，卻可於每次性慾發作時，應付二個至七個的雄體，並接受他們的姦誘，然後反轉頭來，一個個的吞食他們。在許多場合，雌體急於吞食，雖當雄體努力於傳種工作時，亦反轉頭去，吞食雄體的前半部。據 Poiriet 告訴

我們，他曾看見一個場合，雌體一遇雄體，即嚙去其首，但此殘廢的誘姦者，卻仍進行他的工作，好像無事發生者然。真的，當戀愛時，頭部和胸部，是沒有用處的。

為什麼雌雄分體

我們觀察上述的事實後，必會推進一步，以為雄性所代表的，只是較後發生的一種分工作用，循自然的歷程，從蚯蚓式的有機體——即雌雄同體的有機體中，發展出來，產生性的區別，實際上只需些許微變（Variation）即得。即某種有機體，雖天生成功，是雌雄同體，但它只須隱沒其中之一的性能，而發展其他之一的性能就行了。我們現在的問題，為何自然界要發生這樣的微變呢？為何雌雄要分體呢？雌雄分體，究有什麼效用或利益呢？我們不能說，雄體是雌體的必需部分，沒有雄體，雌體即不能繁殖。無論在自然界，或在實驗室中，我們儘可發現許多場合，無論雌雄兩體，分工如何周密，往往雌體不得雄體之助，仍能繁殖子息。例如細小的木虱（Aphids），每屆秋季，雌雄兩體結合，並由雌體產生一卵，大而能耐寒，可名之曰『冬卵』。冬季嚴寒，其他的木虱，一概死亡，唯此冬卵獨存。次年春季，該卵孵化，變為無翼的雌體，即此雌體，生平從未見過雄體，卻能產生後裔，直到夏季之末。然後，忽然間，在幼蟲中間，發現雄性木虱，俟其發長成熟，與雌體結合，產生『冬卵』。於是上面的歷程，重複運行一遍，也許這種『童貞生育』（Parthenogenesis）由於『冬卵』之內，藏有雄性的儲能，所以夏季的雌

體，可以生平不見一雄體，而繁殖子息。例如研究木虱的專家 Trembley，就如此設想；其說之正確與否，現在尚無實據。但雌體不受雄體之助，而能繁殖子息，乃為確切事實。

著名的生物學家 Jacques Loeb，曾把未受胎的海獺卵與星魚卵，浸入火酒，木熬精，糖液，鹽汁，酸基或鹽汁等液體中，最奇怪的，這些卵體，即可逐步發展，變為成熟。然則上面所說的藥類，豈不即是普通皆以為必不可少的雄體的替代物嗎？觀此，可知雄體的發現，並不起因於受胎的需要，然則起因於什麼呢？乃起因於『混合以增強能力』（Cross-fertilization）的作用，這種作用，對於個體的生存，具有莫大利益。為此莫大利益，所以自然的安排，特別使自體受胎的現象減少，混合受胎的現象增多。試以植物的花為例，花的雌雄兩蕊，雖同居一體，但雄蕊的花粉，很難進入同一植物的雌蕊。再以蝸牛為例，蝸牛的雌雄二種性能，雖同居一體，但欲自體受胎，絕無可能。

兩性合作 時的浪費

根據上述理由，有機體的雌雄兩體，已單獨成立，其次的問題，即須研究兩性間的合作問題，即兩性間不同的生殖質素之和合的問題。在這裏，自然的浪費，實在驚人。試先論顯花植物的浪費，千萬種植物，皆須倚恃風力，把雄蕊的花粉，從一枝植物，傳到另一植物。為欲聯結五碼路遠的兩棵植物，使之獲得『混合受胎』，竟須浪費千百兆的粉粒，這是如何的景象！試再論述動物，鱧

魚 (Sturgeon) 的雌體，肩負三百萬卵珠，約重九百磅，但安得每個卵珠，都變成鱈魚。青魚 (Herring) 的浪費，益爲加甚，千百尾雌雄青魚，彙集一處，各自放射精液或卵珠，致使海水的一部分，變成白色，且帶黏性。但諸多黏液之中，祇有幾個卵珠，感受魚精，因而種胎。

卽在我們自族之內，同此的浪費，仍復存在，不過隱蔽在內，不易覺察罷了。每一常態的女子，一生之內，約產生七萬二千卵珠，而每一男子，其所產生的精蟲，當在千百兆之上，可是其中發展成人者，只是絕少數。以近時風尚論之，一對夫婦，只生一二小孩，其餘的卵珠或精蟲，皆被浪費了。

浪費的 避免

此種浪費，在較高的動物內，半因機官構造，漸竣完備，可以引導精蟲與卵珠，使其結合，較爲便利；半因父母의 看護，特別週到，迄今已漸漸改良了。只特專論父母的保護，其所給與生殖浪費的救濟：星魚 (Starfish) 的母體，卽用一己手臂，掩遮自己的卵珠，並保護自己的幼兒。雄性的巢魚 (Stickleback)，每將雌體引近身旁，使其產卵於一己的回痕，雌體產卵之後，儘自游去，而他自己，則如近代的摩登丈夫，看管自己的子息。又如海馬，先有雌體產卵於雄體的肚袋內，繼有雄體看護卵體，直到孵化成熟。縱觀魚類，凡單生子而不加意保護的魚，他們夫妻倆，每年所產的卵，平均總在萬數以上，其在稍事護幼的二百種魚類中，每年所產之卵，爲數僅五十六。推至鳥類，不營巢的鳥，每年產卵十二，營